

豹房与明武宗

——兼与盖杰民、叶祖孚先生商榷

韦祖辉

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88年第3期刊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所研究员盖杰民先生(James Geiss)《明武宗与豹房》文章,1989年第2期又刊载了叶祖孚先生《西苑豹房也养豹》文章。豹房问题,关系到如何评价明武宗。笔者对豹房问题也有一些看法,鉴于盖、叶两文有联系,故一并将不同的意见提出来,供盖杰民、叶祖孚先生参考。

一、试析明武宗建造豹房

首先应该指出,盖杰民先生《明武宗与豹房》(下简称盖文)强调武宗豹房是正德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,符合史实。本来武宗豹房和养豹的豹房,史籍大多通称“豹房”,而现在经过盖文分析,使不同的名词涵义得以澄清,从而有助于了解史实。盖文根据有关史籍,对武宗豹房、豹房、内教场位置的考证,并附绘了方位图,都符合史实。有关明武宗建造豹房的时间、细节,盖文引用史料较详,本文不拟赘笔。现在探讨一下明武宗建造豹房的目的问题。

明武宗为何要建造豹房呢?盖文认为,“武宗之建筑豹房殿廡,是为了设立可以推行其重振明朝武力和抑制文臣权力计划的基地。”此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然黄仁宇先生说:“正德的个性极强,对于皇帝的职责,他拒绝群臣所代表的传统观念而有他自己的看

法和做法”^①,我认为这句话概括了明武宗的特点,对回答武宗为何要建造豹房宫殿的问题很有思考价值。

豹房位于京师西安门内,太液池西北方向,该地区有羊房、虎城、大藏经厂、十库等,属皇城禁地。依照皇明祖训,内府禁密之区,是不能建造寺观庙宇离宫别殿的,明武宗建造豹房宫殿有失国体,乃越轨之举,自然要遭到坚持朝纲的阁臣反对。盖文引杨廷和的话,就属这类性质。值得注意的是,正德六年(1511年)二月,李东阳等人上疏,言:“添盖豹房一事,尤为紧要。谨昧死为陛下言之。……外间传闻豹房内添盖房屋,又闻竖立旛竿,似有创建寺宇之意。臣等窃念寺观乃异端之教,圣王之所必禁。……自古及今,并无禁中创造寺观事例,传之天下,书之史册,非徒上累圣德,亦无以垂法将来”^②。武宗建造豹房为何要在豹房内添盖寺宇呢?这与武宗个性、爱好颇有关连。他崇信佛教,曾自号大庆法王。他也喜爱少数民族佛教徒,如登极时“西番国师那卜坚参等,各率其徒”,“数入乾清宫,几筵前肆无避忌。京师无不骇愕”^③。因而武宗建造豹房添盖佛寺不是偶然的。《明史》钱宁传载“番僧”入见“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”,可见武宗建造豹房时有从宗教考虑的因素。“上颇习番教,后乃造新寺于内,群聚诵经,日与之狎昵矣”^④。据